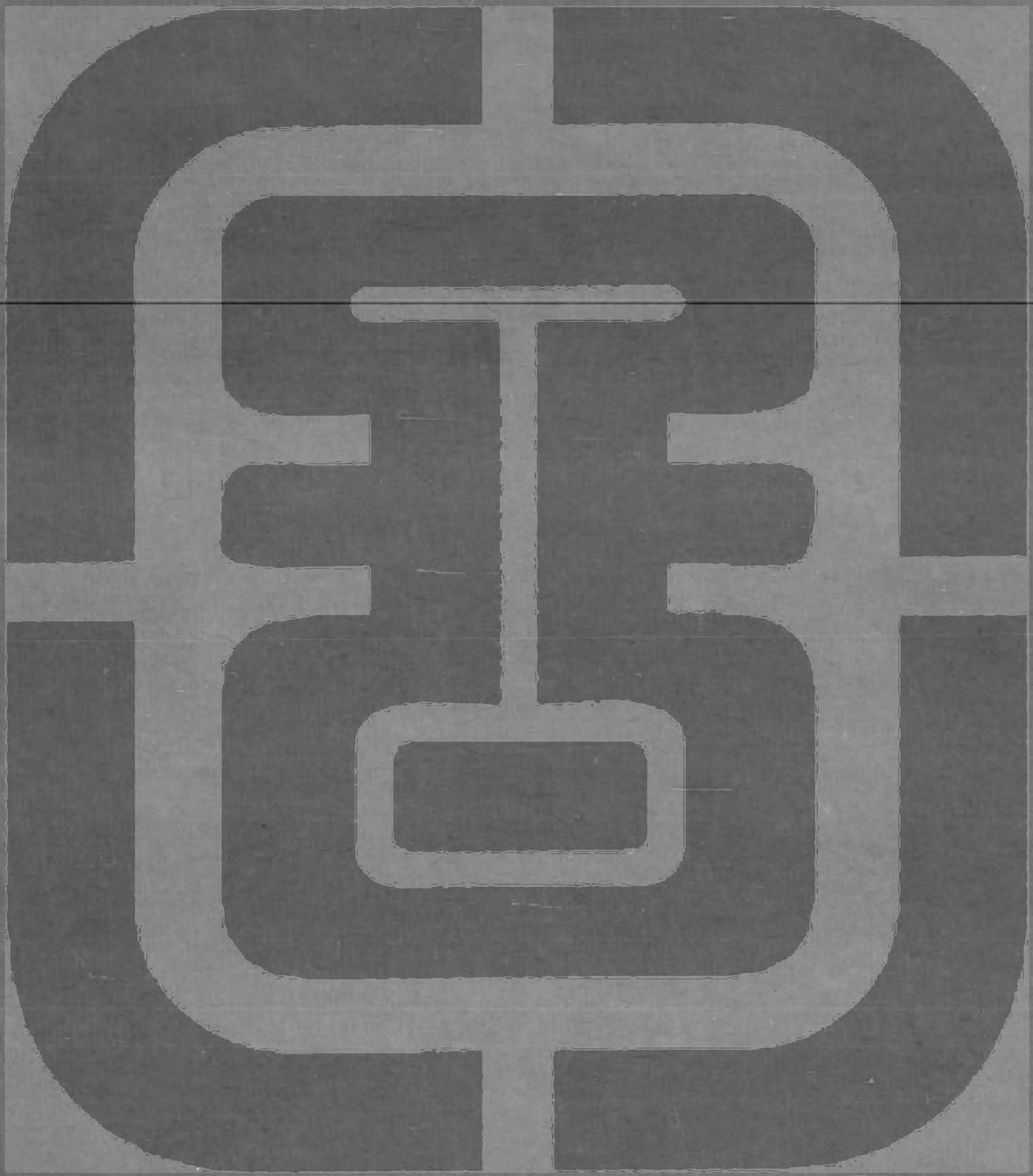


8



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爲漢武帝博士史記孔子世家漢

書儒林傳皆不言其著書

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謂孔氏所傳古經文字讀皆異

非別有訓解也

而其書之傳於今者則有古文尚書孝經二傳

識者皆疑其僞獨論語傳散見於何氏集解中古今無

異議近世劉端臨學博陳仲魚徵君臧在東文學始疑

之而未敢訟言攻之以余觀之亦僞書也何以明之漢

書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傳十九篇

古經注皆單行故志云魯二十篇復云傳

十九篇知經傳之不相混淆也

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

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而

於古文論語但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

張而已並不云有孔氏說若干篇是安國未嘗作傳其

證一也何氏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旣云世不傳矣平叔所集又從何得其證二也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宜不背其師說今考之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皆與孔注不合其證三也鄭康成就魯論篇章考齊古爲之注見何晏序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見釋文今釋文所引鄭讀之從古者孔注率同魯論安國旣注古論字豈轉不從古其證四也許叔重解字序云僂論語古文今說文所引論語之字每與孔注不同其證五也至其詮義之膚淺徵典之舛誤有不待明眼人而自知者蓋當塗之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而恐人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裔孫以欺天下後世范武子所謂罪浮桀紂此蓋卽其一端予豈好辨而有不得不辨者作爲辨僞上下二卷如曰不然請俟後之君子援西河毛氏寃詞之例可也道光辛巳仲春沈濤自序

論語孔注辨偽卷上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嘉興沈濤撰

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濤案孔之一解卽紫陽集注所本然如此說則當云學亦不固不當云學則不固矣兩則字語氣本同不能強生分別

又案固當訓爲陋禮記曲禮注廣雅釋言皆云固陋也此蓋言學則可免固陋之譏爾孔訓爲蔽亦非固之訓蔽僅見於此焦里堂孝廉循云一曰二字是何

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殊不知孔注本皆何氏所僞撰也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温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案集解不言孔

曰今據一切經音義引蓋注疏本脫

濤案禮中庸温故而知新鄭注云温讀如燂温之温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温正義引左傳賈逵

注云尋温也此尋字當爲燂字之假說文炎部燂於

湯中燂肉從炎從熱省儀禮有司徹乃燂尸俎注云

燂温也古文燂皆作尋傳記或作燂春秋傳曰若可

燂也亦可寒也蓋尋與燂聲相近故古文假尋爲燂

燂又尋字之別惟尋爲燂字之假故左氏與寒字對

言

正義曰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故温之使熱

儀禮疏引服注云尋之

爲言重也温也蓋重盟謂之尋盟故解尋爲重又以

與寒字相對故又訓爲温杜氏但取重字之解而刪

温字之訓失其旨矣鄭於禮注讀温爲燂温之温則

此温尋也必是鄭氏舊注平叔不知古文假借之例

妄加尋繹之訓而又託之孔氏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又案皇侃疏經云温温燂也所學已得者則温燂之

不使忘失其解尋字與鄭義相協又疏注云温是尋

繹之義亦是燂煖之義則是騎牆之論未免爲何氏

所惑矣邢氏疏歷引中庸鄭注左傳賈注儀禮有司

徹文而申之曰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
溫燂故食也其於注中尋繹之訓不置一詞其識高
於皇氏遠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濤案王伯申尚書

引之

云周有訓爲忠信者小雅皇

皇者華篇周爰咨諏魯語釋之曰忠信爲周是也有
訓爲親爲密爲合者左氏文十八年傳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杜注曰周密也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
曰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
是也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

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

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曰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曰比合也

故辨別

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
以合者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和同驕泰字義相
近故辨之也其說甚確足破僞孔之惑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
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
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
不欲觀之矣

濤案西河毛氏曰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

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於太祖卽是禘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禘是也一是時禘卽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禘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但羣公雜用便屬

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歎正同則僞孔以爲禘祭之禘非矣

又案或謂如毛氏之說則但云禘不欲觀可矣旣灌以往四字似乎無著灌通作裸案周禮鬱人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半農惠氏禮說云獻之屬於裸裸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裸事鬱人沃盥故裸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裸玉顒顒温貌卬卬盛貌裸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裸以圭瓚臣助之亞裸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禠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禠也禠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禠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以上皆惠說蓋祭祀主敬下文祭如在一章亦言祭之當敬史記禮書云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禠自既灌而往者云云蓋亦謂禮之節文故馬融虞翻解易盥而不薦皆引此二語見周易集解惠氏之說似較毛氏爲長

與其媚於奧

奧內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奧西南隅蓋本爾雅釋宮爲訓奧

訓深

國語韋注

訓幽

漢書張晏注

訓藏

廣雅釋詁

故有內義

文選赭白馬賦

注引鄭尚書注奧內也

而此處則不當訓內與其媚於內寧媚

於竈是何語耶康成此注其詳已不可得聞蓋賈之

意以爲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

義疏引樂肇

與其媚君

無寧媚已耳僞孔近臣執政之喻亦恐未是

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

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

濤案陳仲魚徵君

鱣

曰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

云孔子父叔梁紇此更可疑者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王樂也
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濤案太平御覽樂部引康成此注曰韶舜樂也美舜
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
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據此則盡
善未盡善之分在太平與未致太平之別非謂受禪
征伐也焦孝廉云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
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周公成文武
之德卽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其說甚確

又案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
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
食而宇內亦治仲舒以韶盡善武未盡善爲對推原
江都之意亦謂文武之時乘紂極亂之後不能如舜
之承堯自致太平正與鄭解相合師古曰以其用兵
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未免爲僞孔注所惑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濤案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正
與此文相表裏若如孔注則是衆惡之一節注脚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
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

濤案此注悖謬殊甚蓋宋人春秋責備賢者之論所
本小人當恕而君子不當恕則何樂爲君子乎仁字
指有過者言非指觀過者言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
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
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嗇夫
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
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污辱之名可謂觀過斯
知人矣是兩漢人解此經無如孔氏說者又南齊書
張岱傳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
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曰觀過可以
知仁不須案也此必漢論語家相傳舊解禮表記與

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實與此言相表裏矣

又案義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
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
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
將在於斯者其說亦與孔異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

此據皇氏義疏本
邢本不言孔曰

濤案釋文曰何云數色角反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
勞也然則此言卽與無伐善施勞相表裏矣孔讀爲
速數義不甚明當爲煩數之意梁武帝音色具反蓋

亦不同於孔

子使漆雕開仕

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也

濤案漢藝文志有孔子弟子漆雕啟史記弟子列傳
漆雕開字子開上開乃啟字避景帝諱也潛邛閭氏
曰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則孔注以
開爲名非是王肅僞撰家語乃云開字子若更謬矣
又案弟子對師不應稱吾宋于庭孝廉翔鳳云啟古
字作启吾字疑启字之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

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濤案集解引馬注曰加陵也義疏引袁宏曰加不得
理之謂也然則加卽非義不得於加下再添非義二
字孔注之淺陋如此

又案古加諸二字連讀說文言部誣加也六書故引
唐本作誣加諸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
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
加諸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
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觀唐以前讀法益見
孔注之非

未知焉得仁

恭冕謹案非爾所
及重在吾亦欲無加
諸人一邊孔注全非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濤案釋文知如字鄭音智蓋古讀如是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智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又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非專小智之謂也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是漢人無不讀知爲智義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又下節疏引曰違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亦同鄭讀若如孔氏所云則未知乃疑詞焉得乃斷詞旣曰未知而又曰焉得仁語氣豈不鑿柄乎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

當歸而裁制之耳遂歸
濤案釋文云鄭讀至小子絕句是孔以狂簡絕句者
誤也史記孔子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
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
知所以裁之是此節爲冉求而發吾黨之小子蓋指
冉求也歸與歸與亦謂冉求將歸今日孔子在陳思
歸誤矣不知所以裁之蓋謂已不能裁制求之狂簡
也故史記上有吾字今日我當歸而裁制之更誤矣
史遷親從安國問故不應說之歧異其僞灼然
又案禮記表記正義引論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
黨之小子是與鄭讀相合

又案禮記大學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
貌太元斐如邠如注斐邠者文盛貌也斐字從文古
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皇氏此疏
云斐然文章貌也蓋亦知孔說之不可從

曰亡之命矣夫

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

濤案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師古
曰蔑無也新序亦言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是亡
字當讀爲有無之無孔訓爲喪非是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

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矣

濤案潛邨閻氏曰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云云足破孔解之謬而字當作與字解王尚書曰墨子尚同篇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言善與不善也韓子說林篇曰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言管仲與隰朋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吠桀大宗師篇與作而

又案皇氏義疏本反作及云人若有祝鮀佞及有宋朝之美則難免今之患難也釋文本亦作及如

陸氏本及字作反義亦通似孔注不誤矣然案孔注文義上句曰當

如則下句自當作反如若作及如便不成語而及如上又加以而字更爲贅矣蓋皇氏亦知孔說之不可通故改字以文之陸氏所據蓋卽皇本義疏又云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是皇氏亦知孔注之本作反矣邢疏本正作反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宰我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

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
濤案義疏本仁下有者字皇氏曰有人告仁者曰彼
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當自投入井救取之耶或問
曰仁者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
有仁者耶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
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集注引劉聘君勉之曰仁
當作人案此二說皆非也此宰我極言仁者求仁之
切不僅造次顛沛雖給以井中有仁道焉亦必從而
求之故夫子以可欺不可罔答之仁下不應有者字
若如孔注所云則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固
不暇分仁不仁也且夫子當正告以從井不能以救
人而又何欺罔之有乎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

舊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
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
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旣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
說與之咒誓義可疑也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
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
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
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

說孔子矢之云云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孔子因南子淫人故始不願見及以禮相答則其辭有喜此卽與其進不與其退之義子路不知故夫子矢而告之若本不應見夫子豈枉尺而直尋者哉後人不得其說遂謂夫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見淮南鹽鐵論亦泰族訓云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此皆非聖無法安國爲孔子裔孫豈有爲其所惑而轉疑聖人之理於此益可見其僞矣

又案舊舊說也子路篇子夏爲莒父宰注鄭元引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卽此之比義疏本作等字誤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濤案邢疏引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以證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弟子事師未聞以此爲禮者且大聖誨人不倦似不應計及於饋問之末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注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又後漢馬援杜詩二傳亦以束脩爲年十五又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蓋亦謂年十五時此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孔子十五志學故人十五以上皆教誨之闕黨互鄉童子皆年不及十五者鄭

氏之說勝於孔注多矣

陳司敗

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司敗人名齊大夫蓋康成以齊之陳氏名司敗此言必有所據而今不可考矣若孔氏以司敗爲陳官名亦無所考左氏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請歸死於司敗則是楚而非陳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正與此同知爲魏晉間俗說矣

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誄禱篇名也

濤案說文言部譌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論語云禱

爾於上下神祇從言累省聲譌或不省許君傳經皆用古文是古論語作譌作譌周禮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祇注譌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又大祝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康成一引作譌一引作誄是必古論語作譌魯論語作誄安國傳古文字應作譌今反作誄其爲僞作顯然矣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

濤案此解紆回殊甚釋文引鄭注曰穀祿也蓋古訓

如是至當讀爲志言一志於學無干祿之心故爲不
易得隸釋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正協鄭義義
疏引孫綽亦云穀祿也

禹吾無間然矣

言已不能復間廁於其間也

濤案間當讀爲非間之間廣雅釋言間非也方言亦
云間非也此蓋言禹之德無可非猶盡美盡善之意
耳僞孔所解殊屬紆回

今也純

純絲也

濤案釋文鄭作側基反黑繪也詩都人士正義引鄭

論語注云純讀爲緇禮記玉藻大夫純組綬注純當
爲緇古文緇字或糸旁才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
注純實緇衣也古緇以才爲聲是經典紂字率誤爲
純故康成以此純字爲紂字之誤古論語字本作純
故說文引論語亦作純字蓋純本訓絲康成之意謂
冕以絲爲之則不能儉於麻惟用黑繪則儉矣此雖
鄭君破讀而理實勝僞孔之訓其何氏本說文而爲
之歟

又案禮記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
帛分別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緇如論語
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

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
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
之類是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

夫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大宰是吳大宰嚭也說苑善語
篇載子貢見大宰嚭問曰孔子何如云云是爲吳
大宰之證皇氏曰此大宰應爲吳臣魯哀公七年公
會吳於郟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
公會吳師於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將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孔疑爲吳宋未分

者蓋以列子仲尼篇韓非子說林篇皆有孔子見商
大宰之事然與子貢無涉固不若鄭氏之說爲有徵
耳

又案西河毛氏曰或曰哀六年吳侵陳亦有大宰嚭
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
所謂從我陳蔡是則此或是陳大宰亦未可知第吳
大宰名嚭而檀弓陳大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
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大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
大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大宰應
在吳不在越可知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濤案路史後記注引尚書帝命驗姚氏縱華感樞注曰縱生也又引曰縱天縱華重華然則天縱之將聖猶言天生之大聖耳孔氏讀為縱放之縱義轉紆回矣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也

濤案釋文空空鄭或作控控同音空則空空乃控控之省泰伯篇控控而不信鄭注誠慤也則此空空如亦誠慤之意蓋謂雖有鄙夫以誠相叩無不竭盡所知以告耳孔讀為空虛之空誤矣

又案義疏引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為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為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擬於聖必示之以善善惡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又引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為盡其本末也曰疑誠曰誠問是李繆二家亦以空空為誠慤耶疏解為虛心乃欲彌縫偽孔而強為之詞也

河不出圖

河圖八卦是也

其意空空二
謂中空空曰不
作空空虛解

濤案八卦出於河圖而河圖非僅八卦緯候所載黃
帝堯舜皆受河圖實爲帝王受命之瑞故孔子與鳳
鳥不至並歎若八卦則自庖犧以來燦然具在孔子
又何必思之乎邢疏曰鄭元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
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龍背
表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
是也是鄭不以河圖爲八卦孔旣云傷不得見又曰
河圖八卦是也然則孔子不見八卦矣其訛謬有如
此者

又案易乾坤鑿度曰仲尼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
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
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捨
遺記曰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
復來故曰鳳鳥不至文選魏武短歌行注引論語素
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翟晴江教授灝云似
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故知八卦之說
必不可通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言萬物有生而不育者論人亦然也

濤案牟子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
秀之喻稱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
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

烏育而不苗梁書徐勉傳子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
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
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僞孔但云論人亦然
誤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
譬蓋亦知孔說之不可從矣

衣敝緼袍

緼臬著也

也字依後漢崔寔傳注引加

濤案藝文類聚人部引鄭注曰緼絮也釋文引云緼
臬也乃傳寫之誤禮玉藻緼爲袍注曰緼謂今纈及
舊絮也是緼乃絮而非麻列子楊朱篇常衣緼麤釋
文云緼麤謂分弊麻絮之衣也蓋以絮釋緼以麻釋

麤當作麤

麤孔以緼爲臬著非是陳徵君曰漢書蒯通傳束緼
請火亦以緼爲絮故可取火師古以爲亂麻是沿孔
誤

侃侃如也

侃侃和樂貌也

濤案如孔說則侃侃當讀爲衍衍說文川部侃剛直
也從侃侃古文信也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
路侃侃如也則侃侃之本義爲剛直而非和樂今先
進篇作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許君所稱蓋古論語竊
意論語本作子路侃侃如也冉有子貢衍衍如也衍
侃聲相近後人或傳寫誤易又脫衍字之中遂爲行

行集解引鄭注行行剛強之貌也剛強剛直義正相
近鄭氏當本作侃侃剛強之貌也平叔強改以就訛
脫之經文耳後漢袁安傳閭閻衍衍隸釋唐扶頌衍
衍閭閻似皆用先進篇而非用鄉黨篇何氏不察遂
疑侃侃爲衍衍之假借僞撰此注誤矣

閭閭如也

閭閭中正貌

濤案說文言部閭和說而諍也從言門聲禮記玉藻
一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正義引皇氏云言讀
爲閭廣雅釋訓言言喜也是閭閭兼有和說之意孔
云中正非

鞠躬如也

斂身也

濤案儀禮聘禮注引執圭節作鞠躬如也則此鞠躬
亦當讀爲鞠窮鞠窮雙聲字蓋謂敬畏之狀一作躬
躬史記魯周公世家躬躬如畏然集解引徐廣曰躬
躬敬畏貌見三蒼音窮窮一作躬躬廣雅釋訓躬躬
謹敬也史記韓長孺列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
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鞠躬履方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鞠躬盡瘁皆當讀爲鞠窮賈昌
朝羣經音辨鞠窮容謹也音弓則宋人猶知其說蓋
鄉黨篇言如者皆擬議形容之詞若作斂身解卽不

得言如包注執圭節曰鞠躬者敬慎之至是亦知鞠躬為鞠窮之假借孫頤谷侍御志祖云蓋鞠窮與踞踏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

攝齊升堂

衣下曰齊攝齊者攝衣也

濤案劉端臨學博台拱曰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攝

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攝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攝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攝衣也攝謂之攘說文攘攝衣也攘謂之揭釋水揭者揭衣也注謂褰裳也

揭謂之擻內則注擻揭衣也子事父母不涉不擻侍坐於君

子暑無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攝衣為敬乎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

斂整飭為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

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

一未有為攝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攝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

有兩手攝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為攝者何乃並及冠乎

復其位

來時所過位

濤案過位包注曰過君之空位則此之復位乃謂已

之位而非來時所過之君位矣古君臣皆有位禮坊

記朝廷有位注位朝位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皆統君臣而言蓋古者位立通字所立之處即謂之

位周禮太僕注猶今之品級石記者恐嫌於過位之

位故別之曰其位而孔猶混之其乖謬又何待辨

又案劉學博曰自入公門已下至私覲愉愉如也一

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

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覲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為

二遂以上一節為趨朝之容下一節為聘問之禮案

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

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

文並為乖錯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

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入

門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

謂聘容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

其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

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則亦以為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

中庭左右止是
臣位謂統君臣
殊混

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
接西塾之位也云云其說甚爲精鑿足破舊解之惑
而復位之爲臣位而非君位尤顯然矣

君子不以紺緇飾

一入曰緇飾者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
飾以衣齊服也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喪服
故皆不以飾衣也

濤案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注
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
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
司農說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正義云三入之纁

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
紺入黑則爲緇紺緇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
紺緇飾也據此則緇乃五入非一入邢氏疏云孔氏
云一入曰緇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緇者三年練以緇
飾衣則似讀緇爲纁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纁緣注
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纁爲飾云云此邢氏
曲爲之解緇與纁聲不相近無緣讀緇爲纁也魏晉
間人好爲新說以破漢讀如漢注皆言八尺曰仞或
七而小爾雅云四尺曰仞小爾雅乃此改五入爲一
入正復相類錢辛楣少詹大昕乃謂今文論語作緇
古文作纁先鄭所受論語作緇與孔本異是未免爲

平叔所欺而強爲之說矣義疏亦云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

又案慎修江氏曰紺緹皆赤黑之間色緹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纁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緹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緹又入黑爲緇爲元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氏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纁爲緣而孔氏云練服是誤以緹爲纁矣褻裘長短右袂

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

濤案說文衣部結衣長短右袂則是古論語作結衣不作褻裘玉篇結堅也廣韻亦云堅結則結訓爲堅堅衣之義不可曉段先生以爲褻之假借當是古論語作結衣魯論作褻裘安國傳古論而字同魯論亦作僞不可掩之一端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濤案劉學博曰吉月當爲告月之譌告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

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
日視朝于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以上皆劉說蓋月朔謂
之吉日見周禮黨正注亦謂之月吉見周禮族師注未有稱爲吉月
者僞孔誤

論語孔注辨僞卷上

論語孔注辨僞卷下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嘉興沈濤撰

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濤案邢疏云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
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
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
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
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
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
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

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
杜預曰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如邢氏所說則僞
孔之誤顯然然元凱解後字亦太泥從大夫後者猶
言曾爲大夫耳陳恆弑君章亦云以吾從大夫之後
其事在哀公十四年夫子是時去位久矣

又案西河毛氏云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
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

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濤案家語係王肅
僞撰全是剽竊史

記之文此三十一歲亦必本於史
記當是今本史記脫此四字耳據史記則三十加

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
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年五十六爲魯司寇攝

行相事是年卽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

去位之後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

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

不合予嘗參校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

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

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衛適

陳凡兩往返而後至於衛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

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

遷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

是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愠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

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

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衛自衛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
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
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尚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
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
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
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子祝子而有道窮之
歎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
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
原是四十之誤云云其說甚辨而晰而是時並不爲
魯大夫益可見僞孔之說之無徵矣

又案翟教授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
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
云早耳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
之後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
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王肅僞造家語撫
拾史文於早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知與論語牴牾
更自妄注謂論語錯誤後之儒者不辨眞僞而輕信
之小司馬氏注史記遂漫引其說而邢氏復轉取之
以疏論語甚矣王肅僞家語之害於經者大也案此
與邢氏毛氏二家之說不同皆可證僞孔時爲大夫
之誤

季氏富於周公

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濤案此周公蓋卽姬旦非春秋時王室之卿士也左氏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聚斂附益正指此事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問女女無以吾長故難對也

濤案如孔注則當云毋以吾不當云毋吾以釋文以鄭本作已必古論語如是康成注雖不可考疑當作止訓蓋謂無以吾故止而不言耳何本作以當必魯論如是安國傳古論不應反同於魯非僞而何

異乎三子者之撰

撰具也爲政之具也

濤案釋文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是孔訓爲具者非儀禮鄉飲酒禮云尊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鄭讀僎爲詮臧在東文學庸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較之率爾之形更甚矣

又案說文言部詮具也從言全聲淮南子詮言訓高誘注曰詮就也就亦有具義詮字從全蓋卽備具之

意是孔訓撰爲具亦與鄭讀未爲違失而曰爲政之具則謬矣

仁者其言也訥

訥難也

濤案說文言部訥頓也從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訥

是訥訓爲頓不訓爲難

段先生曰頓之言鈍也

釋文引鄭注曰

訥不忍言也陳徵君曰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

頓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當此時陳恆制齊

濤案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

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恆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爲

簡公卽恆所弑則陳恆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僞

孔之疏若此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實是非偏信一言以折

獄者唯子路可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片半也則孔訓猶偏者誤也韓

詩外傳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

察以斷矣此語蓋卽指此事子路剛斷明決故但發

半言卽可折獄非謂聽訟不必兩造具備也子路雖

明豈有聽一偏之詞而卽知獄之是非乎

又案義疏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是以爲人折子路之獄其說尤非然實僞孔之說有以啟之也

先之勞之

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濤案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是康成讀爲郊勞之勞勞謂勞來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蓋卽勤民之

意

爾雅釋詁勞來勤也禮記孔子閒居注勞勞來

禮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

注重力來之

齊民要術引今本齊民要術引今本

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

師古曰力來勸勉之也呂氏孟春紀高注曰勞勉也

先字亦當讀去聲蓋謂倡導之

周禮大司馬注先猶道也禮記郊特牲注

先謂倡道之也

孔二字皆讀如字解甚紆回非也

吾黨有直躬者

直躬直身而行也

濤案釋文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是鄭不以躬爲

身古弓躬通字

韓非五蠹呂氏春秋當務皆作直躬弓之爲躬猶穹之爲窮

淮南

汜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人躬

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

是漢以前無不以躬爲人名者廣韻直字注又姓楚

人直躬之後躬可訓身不能訓身而行曾謂棘下生

而謬若此者乎

南人有言曰

南人南國之人也

濤案禮緇衣正義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惟爲殷人故孔子以爲古之遺言僞孔以爲南國之人誤

冪盪舟

冪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

濤案說文豕部豷豕息也從豕壹聲春秋傳曰生敖及豷是羿之子澆古文左傳作敖冪敖澆聲皆相近冪卽敖敖卽澆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維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亦有覆舟斟鄩

之語蓋卽此盪舟之事若陸地行舟於傳無徵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有陸地盪舟之語此正魏晉間人僞撰異說西京時焉得有此不根之談乎

又案說文夨部冪媯也從百從夨夨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冪讀若傲論語冪盪舟蓋冪本冪媯正字虞書本作冪不作傲若論語之冪乃敖之假字許君稱書復稱論語者乃通古文假借之例故著於讀若傲之下明論語不作傲讀非謂虞書之冪卽論語之冪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謂尚書丹朱冪是兩人南宮适言冪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也是不知古文假借之例以兩冪字并爲一讀撰此臆說殊不可從王伯

厚又謂卽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尤屬非是丹朱豈不
得其死者乎

奪伯氏駢邑三百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
之

濤案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富人蓋卽指伯氏然則駢
邑三百乃三百社耳非三百家也史記孔子世家昭
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
爲里里則各立社左傳昭十五年書社五百注二十
五家爲一社然則三百社當七千五百家僞孔之誤

謬如此

又案劉迪九典簿

履恂

曰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

邑杜氏謂四井爲邑三百邑當一千二百井歷引左
氏傳鄭伯賜子展先八邑賜子產先六邑公與免餘
邑六十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與晏子邶殿其
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以明三百邑之非三百家
其說甚辨然孫卿書明云書社三百則自以三百社
爲有據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
社二邑然則三百邑三百社義得相通而要之斷非
三百家也

又案禮記坊記正義引鄭注云駢邑三百家齊下大

夫之制似康成亦解爲三百家矣然經文本無家字
疑鄭注祇云駢邑三百齊下大夫之制後人稱引涉
孔注誤衍家字耳

子貢方人

比方人也

濤案釋文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是方乃謗
之假字孔讀如字者非也三國志王昶傳載其戒子
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
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
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雖兼毀譽而言
然下文又云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
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云云
則亦讀爲謗議之謗蓋古論語家相傳舊訓如是僞
孔不知方爲謗之假字而訓爲比方誤矣

又案孫侍御云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
言其過失使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昭四年傳
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
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
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
之義如此

下學而上達

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濤案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云云史記孔子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云是此節實爲獲麟而發說苑明云上通於天而麟至則達當訓通今云上知天命誤矣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諒信也陰猶默也

濤案釋文云鄭讀禮爲梁鶴後漢張禹傳注引鄭注曰諒闇謂凶廬也則孔訓爲信默者非是禮記喪服

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

梁闇讀如鷦鷯之鷦闇謂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書

無逸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左傳正義及史記集解

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

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論語

皆同尚書大傳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

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古尚書

說如此玉西莊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云下云不言足

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

書僞本託名安國爲傳亦采論語注入之云云蓋尚

未知論語孔注之亦屬僞撰而僞孔之說實本季長

也

又案晉書杜預傳云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居制不與士喪同禮盧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

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考此諸言諒闇似皆謂信默而非謂凶廬

王光祿曰玩預說知梁闇乃凶廬非信默之謂誤

蓋此說肇

於季長而盛行於魏晉間元凱且引以爲短喪之據康成爲季長高弟而不從之其識卓矣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

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濤案此注之誤有三考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凡三去

衛三適陳其尼於陳蔡者在問陳之後其過曹適宋而後至陳者在子見南子之後今并為一談其誤一也匡乃衛地孔子初次去衛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魯之陽虎遂止拘焉今長垣縣南三十五里匡城集即孔子所畏之處莊子秋水篇說苑雜言篇皆以匡為宋邑與史記不合當是傳寫之誤余有匡城考在文集辨之甚詳若在宋拔樹之難乃桓魋而非匡人今云遭匡人之難其誤二也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是絕糧乃被圍所致今云亂故乏食其誤三也史遷親從安國問故豈有作世家而與論語注違失若此者乎於此益可見其偽矣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吾如之何也

濤案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矣陸賈新語慎微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是漢人解論語從無以二語分作兩句者偽孔之誤顯然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是時孔子年五十公
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
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
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云云然則此
召乃季氏召非弗擾召也左氏定十二年傳公山不
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
齊是弗擾正孔子他日之所討者豈肯因其召而欲
往乎翟教授曰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
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實大誤也揆子路語意當介
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
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先儒承舊解謂
此爲聖人體道之大權夫權之爲喻或輕或重審物
以濟變也如論季氏之平素召不當往而不狃之罪
更有重焉則不妨於應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并不
狃之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烏得謂之權乎其
說足正僞孔之誤

佛肸召

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
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則佛肸乃范中行之

邑宰非趙簡子之邑宰也

涅而不緇

涅可以染皂言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

濤案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碑泥

即泥字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即滓字

是漢時引論語皆作泥而不滓與何本異然說者猶

謂此皆用魯論何氏依孔注用古論也史遷親從安

國問故著書宜用古論其屈原賈生傳云皜然泥而

不滓者也是古論正作泥而不滓其作涅而不緇者

當是魯論平叔偽撰此注時不暇計及安國之當注

古論遂望文生義不能自掩其作偽之迹矣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言不可與事君也

濤案文選東京賦注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與皆作

以蓋此與字本當作以字解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

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孔

說非是王尚書曰與猶以也易繫辭傳曰是故可與

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禮記檀

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

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上士為賓也言

必以上士為擯也中庸曰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

也其說甚詳見經義釋詞

惡徼以爲知者

徼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爲已有也

濤案釋文云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引孔

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

乃聖人所惡是論語家舊說皆讀爲絞刺之絞秦伯篇馬

注曰絞絞刺也徼與絞聲相近字得相通孔訓爲鈔誤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滔滔者周流之貌也

濤案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史記孔子世家亦作

悠悠則作滔滔者非史記集解文選晉紀總論注引

孔注皆作悠悠似孔本亦作悠悠者但集解作滔滔

皇陸邢三本皆同恐史選各注所引改注以就正文

耳滔滔聲相近疑古論作悠悠魯論作滔滔悠悠遠

貌見詩載馳傳亦非周流之貌孔注非

植其杖而芸

植倚也除草曰芸也

濤案植其杖漢石經作置其杖古置植通字詩商頌

置我鞞鼓鄭箋置讀爲植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

鄭注植古置字此文亦當讀爲棄置之置孔訓爲倚

則是以爲植立之植試問除草之時其杖倚於何處

乎呂氏春秋異用篇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

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御覽服用杖而揖

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

賈子容經子貢謁孔子一段與此畧同置杖作放杖

可見植杖非倚

杖之證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

濤案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卽引論語此章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亦爲殷紂時人漢書董仲舒傳其對策云紂逆天

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此孟堅所本也又人表注引鄭論語注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周平王時人當亦古論語家相傳舊說惟僞孔以爲魯哀公時人不知所本案史記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大師摯適齊云云然史公明言受業之徒而師摯諸人皆樂官非孔門弟子且孔子學琴于師襄更不得謂之受業之徒張氏之說實爲無據何氏當亦因此數語而僞撰此注耳

又案泰伯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鄭注師摯魯大師名也此當別一師摯蓋卽子與語樂之人史記十二

諸侯年表太史讀春秋麻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此師摯亦卽秦伯篇之師摯蓋古人藝之同者名率相同如善射者皆名羿技巧者皆名班師摯師襄當亦類是僞孔不知而疑爲一人誤矣

君子不施其親
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濤案施釋文作弛云舊音絕又詩紙反又詩鼓反孔云以支反一音敕紙反落也本今作施古施弛通字周禮遂人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弛施也弛訓爲易見爾雅釋詁然此弛字當訓爲廢爲舍爲棄不當訓爲易不施其親猶言不棄其親耳禮記坊記注弛猶棄忘也文選西征賦注引漢書韋昭注漢書武帝紀引如淳注宣帝引李奇注皆云弛廢也左氏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乃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廣雅釋詁弛舍也又云施置也置亦廢也玉林臧氏云不施其親亦當解作廢意孔注作如字讀蓋不知爲假借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濤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木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顓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儀禮有士相見禮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西漢人解此出入皆為反經合道之謂偽孔所詮殊為膚淺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

濤案此注之誤有三履為湯名雖見白虎通姓名篇然攷史記殷本紀主癸卒于天乙立是為成湯是湯名天乙不名履易乾鑿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元孫五世之末外絕恩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又云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則天乙乃湯名非廟主史記索隱引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

今云履殷湯名其誤一也墨子兼愛篇云且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云云是墨子所引乃湯說非湯誓雖余一人有

臯四方語國語引作湯誓而與墨翟書無涉今云墨
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其誤二也又墨子引此文尚有
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十六字下
文又云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
身而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呂氏春
秋季秋紀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
曰予一人有罪云云則此實成湯禱旱之詞今云伐
桀告天之辭其誤三也又書湯誥正義引鄭論語注
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
用皇天大帝之牲國語皇天嘉禹胙以天韋注引論
語帝臣不蔽二語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
語說舜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是皆與鄭說相同
蓋此本舜命禹之詞湯復用之以禱旱耳惟白虎通
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
夏之牲也實爲僞孔此注所本然虎觀諸儒論多同
異固不若鄭說之可據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尚
書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堯當爲舜字之誤是宋
初猶有用其說者益見皇邢諸家之識之陋矣
又案梅賾僞古文尚書以此數語採入湯誥彼傳與
此注不同閻潛邨王光祿皆據此注以爲梅氏作僞
之證或謂彼傳爲僞則此注宜若爲真不知書傳係
梅賾僞撰論語注係何晏僞撰各不相謀是以彼此

不同而其爲作僞則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濤案墨子兼愛篇昔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尚足以祇商夏蠻夷醜貊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其子一人韓詩外傳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尚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文俱同雖或以爲武王語或以爲周公語而皆在武王時是安得指周親爲管蔡乎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命謂窮達之分也

濤案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罔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樂善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則西京論語家舊說

皆以知命為樂天知命及夫子五十知天命之命孔
云窮達之分淺矣

出始曰天賦之性人為貴即然天賦賦自貴然則然

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罔敢怨其大難主貴然則

之小人始曰不賦命無以為保于也美善董仲舒則

以不賦天之謂以命主則無才美善則善者之心則

善者則善者之謂也天之性也皆存于善善則善者之

命則善者之謂也

不賦命無以為保于也

善者則善者之謂也

論語孔注辨偽卷下



